

民齋文稿

五

有
1030

花月爭輝序

天下最可愛者花月，可樂者交遊。世之人孰不知之，然心不能會其興趣，口不能述其景象，沈酣笑謔，握手拍肩，使花月有知，不呼兩師洗穢，不措也。惟高人逸士，文酒歡會，極興趣之清遠，盡景象之奇變，月得之加明，花得之加香，此之謂能愛能樂矣。然花有開落，有無之時，月有盈缺，晴陰之候，而交遊離合，不常。古人所謂四美難并者，豈不信然哉？茲前江千里，宦游江都，受梧南林君之知，良辰美景，遊從無虛日。一旦歸鄉，欲復尋舊歡而不可得矣。去年中秋會社友，



各賦月下八適。經華節又續吟之。以寄梧南君。君與
諸彦補成之。更復分賦花下二十詠。以配焉。名曰花
月爭輝。屬予序。予受而讀之。偉構傑製。各盡其興會
景象之妙。恍然如攬素輝。踏香影。而其作者大抵一
時名儒。聞人此倡彼和。又猶聚首於一堂。挹南樓西
園之芳猷。其可愛可樂為何如邪。夫亘萬古而常新
者月也。更千春而能開者花也。何獨至於人而古之
不若哉。觀茲卷。亦可以徵矣。但予以鄙陋之詩。廁其
中。又冠以不腆之文。是則徒貽愧於花月。君其將如
之何。天保壬辰中秋。題于見山書樓。是夜月色晴朗。

因復出茲卷讀之。甚適。不知月在天歟。在卷歟。但少
花之爭輝耳。

○小栗忠政畫像記

足利氏之末。騷亂極矣。我神祖龍興。參河廓清四
海。救斯民於塗炭之中。當是時。驍將猛士。效忠宣力。
弼成大業者。率皆出於其州里。世臣之間。蓋天命所
歸。河嶽鍾秀。雄俊蔚興。固有不偶然者。若小栗君亦
其一人也。君諱忠政。初稱莊次郎。後以台命改。又
一父祖皆參河世臣。以勲闕著。君幼而仕。神祖姊
川之役。力戰獲首級。時年纔十六矣。及長。益驍勇。有

膽畧累遷使番大番頭軍奉行每戰必先登陷陣乃
賜又一之稱以褒之三方原之役我軍不利敵兵追
躡甚急神祖幾危君屢回營繫退之僅至濱松城
下追騎益急君與股部半藏大久保次右衛門諸士
舞槍大呼殊死戰無一不當百殺傷無算敵兵畏而
不肯進神祖得以收師入城其功尤偉矣長祿之
役渡邊忠右衛與名和無理之次開名和素稱梟勇
君見之馳至揮刀剖其盔心殺之又與雨宮十兵衛
相搏雨宮亦以驍健聞君踣而到之雨宮曰我有一
子敢以托之君許諾後神祖定甲斐君訪得其孤

薦之神祖隸于麾下大坂之役或言船場之橋既
燒斷矣君兼命單騎往觀城兵臨橋列銃砲弓弩
戈鋌如雪飛鳥不肯踰君按轡於橋上徐觀焉城將
壯之令士卒不發一銃既復命神祖嗟賞久之
一日城將闢門突出襲上杉氏軍偵騎皆言城兵可三
萬君獨曰不過三千人耳後木村長門守來謁神
祖談次問之果如其所量云君結髮從軍在行間數
十年恒樹五輪背旗馳騁捷疾如飛所嚮輒披靡斬
將奪旗之功不可勝計遂以弼成大業垂功名於竹
帛豈不盛哉六世孫某圖君之肖像屬予記之予既

并其像。又讀其家乘，想見當時百戰情狀，不覺愴然起感。因掇其勲績之槩，使拜觀者有所考焉。

送吉田生序

馬之能千里者，必有嚙蹏泛駕之憂。而其馴良者，則終不能千里也。若有千里之能，而無嚙蹏泛駕之憂者，此之謂驥。是世之所罕也。余友吉田生，其鑒中之驥乎？生以鑒為業，而旁治儒術，有逸才嗜文章。凡太史名賢碩儒之文章，涉獵而該貫之。援筆屬辭，雖未能粹然，而精神復溢，需乎其不可禦也。世之有主善文章者，大抵傲誕踈蕩，自肆於繩檢之外，殆不可駕馭而

生天資馴良，能就銜勒，無一毫駭虐飛揚之氣。是世之所罕也。今茲七月，以其父老而召之也。將歸焉，予甚惜之。雖然，父子大倫也。苟於大倫有缺焉，文雖佳，何以觀之？生往矣，益養其才，殖其學，輔以六經之塗。騫乎百家之花，厚積深藏，時發之文章，必將有躡雲追電之勢。是乃天下之名驥，不翅雄跨于鑒林也。於其別書以勗之。

借松亭記

會津堀子遜，嘗構一亭，亭外無花木，可翫。惟隣家一老松，蜿蜒過牆而陰映焉。子遜甚愛之，因揭其楣間。

曰借松鄉人嘩而笑之曰松非吾有而借以命亭是
攘人之踰而自誇焉不亦異乎子遜置而不辯托牧
原某索江都諸儒之文鄉人益嘩而笑之曰松非吾
有而借以命亭又借人之口以索文是借之又借尤
無謂也或以質於予予曰奚害焉古亦有之五霸借
仁義劉先主借荊州是借之出於功利者也賈浪仙
借月蔡維中借竹是借之發於興趣者也均之借也
出於功利則人貶焉發於興趣則人褒焉今子遜之
借松蒼之色娛其目謾之聲娛其耳有興趣之
高而無功利之累豈不借之善者邪苟以借病之天

下何物非借自衣食宮室以至於車馬服玩器械之
屬皆借以安吾身者也非惟人為然松亦有之借土
壤而生借雨露而長借子遜之亭而播名於都會是
松與子遜交相借也雖諸儒亦有之借孔孟之道以
為根柢借班馬之文以為華彩借諸子百家之語以
為潤飾其所借不可更僕數而今又借子遜之亭試
其技是諸儒亦有借於子遜非獨子遜借牧原之口
也鄉人乃嘩而笑之不亦固矣乎抑予隣邱有櫻數
十章花時如香雪近與書樓相對予每借以觴客焉
人有笑之者故聊為子遜解嘲并以自解嘲云

矮子渡邊文兮名字說

高原山在下毛鹽谷郡峰密明媚翠色掃天其西山益高峰益峻傑然競秀者曰雄鹿曰蛇尾遠望之如半天紫霞可仰而不可褻疑有佳人才子雄傑非常之士生乎其間而自名妓高尾外寥乎未之聞其亦可怪也歟一日過書肆芳潤堂有一客焉問其名曰文兮問其鄉曰鹽谷問其年曰三十有三矣而其軀幹短矮頭頂脾肋縮在一處眇然如七八歲童子熟視其面則鼻眼攢蹙無餘地微有皺紋其言談進止舉動皆成人也予益怪焉夫以高原諸山之明媚峻

拔宜生偉人傑士而顧乃出焦僥子何山靈作狡獪如是後數日文兮來見曰小人雖少長乎深山窮谷之間然恥身與草木俱泯便欲究鑿術之道救生民之橫天豎簷出山求師大都先生幸賜名字便小人知所嚮焉敢以請予聞之爽然自失久之嗚呼世之長身魁貌肥大如瓠鼻齶刺天而志氣極卑陋者其亦不愧於文兮耶往年肥後有長人焉曰太空武元衛門身長七尺五寸魁顏修臂開兩掌如巨扇衣澗衫躡大屨佩數尺長刀過牆則肩聳其上至戶則偃而入焉視文兮之短小不翅泰山之於丘垤

也都下一時聞傳觀者如堵牆列侯縉紳爭招之賜以金帛而其實以資笑樂彼揚自得與俳優為伍詢其所為日食粟數斗肉數十斤而已無他技能也今使文兮托駟僮揭焦僥之名跳踉戲舞於通衢之間觀者以千萬數其致金帛蓋不貲而文兮卓然以濟世救民為念礼金帛如糞土此其身雖矮其志則巍然泰山而大壑特丘垤耳孰謂三山秀氣果不訖生傑士乎哉因名之曰業廣字之曰如山書云業廣惟勤詩云高山仰止子其勤其業而勿自小也極其高而勿自畫也勿慕金帛而若丘垤之卑也大器晚

成惟子能之謂吾不信質之山靈矮子資性純厚好鑿術又畧通文史往年持方寸匕遊鉅子江有好事者畜之一樓上不許輒見人宣言曰神醫從高原山來百疾皆能療焉來請治者相錯頗多奇驗獲十數金乃辭歸時鄉里罹舞馬之災親戚皆貧困不能營屋廬矮子悉出橐中金頒與焉直去遊江戶書肆芳潤堂頗有義氣憫而衣食之又使受業於官鑿野間君君亦善遇之蓋其資性有可愛者云信又識

峽湘紀行弁言

小鳴有隣以己丑之秋遊峽湘而歸有紀行一卷請予題言有隣容貌寢小語言呐々若不能出諸口而其心甚粹美與之交久而彌可愛專攻軒岐之術又好文章乃若茲卷山水風土之狀明媚豐縵雲煙滿紙使人愛玩不措何其外瘠而內腴如是耶世之以刀圭鳴者肥白如瓠纖麗如美婦人長喙圓捷如轉丸惟名利是驚而胸無寸墨求其能援筆屬文辭者有幾人邪鑒仁術也欲行仁術於人而不行之於己徒以為啐世邀利之具是棄我田而芸人之田也有

隣此行奉慈母遺言一劍孤往寢於峽中觀音閣是孝也孝乃仁之本也我又以此知有隣之於醫心出於至誠而能除人之疾患也心益愛焉故弗辭而題之

題探春紀行

江東諸勝為都下冠冕而墨水尤絕勝春花秋月遊人如織絃歌之聲相屬殆不減揚州矣杉原君孟炳此卷文以記之画以寫之花光柳影風帆沙鳥攢疊于區々冊子中其詞采爛然可觀而問其年總弱冠耳記予少時偕同學諸友觀花墨水終日盤桓香雲

之間踏月而歸相距二十年諸友皆已散去而予亦
髮蒼矣唐詩云四時尤好是三月一去不歸惟少
年更望君愛惜日力益勤其業以成大器勿使吾發
後時之嘆也壬辰小春民齋安積信題

○送吉村麗明還廣嶋序

江府為五方輻湊之地遊學之士歲以什伯數而求
其能篤志力學終始弗渝遂能為偉器者鮮矣豈非
以其安於小成樂於卑近而遠者大者自畫而不肯
求歟頃始獲見吉村麗明則才學富瞻議論峻拔察
其志若將大有成者予心竊敬焉惜其交游日淺而

遽爾作別也因將贈一言而未得所以言焉麗明曰
子好山水予亦有此癖盍叙之以贈乎予曰有是哉
臭味之相合也予狂愚不屑今人所為欲力追古人
而匹之雖山水之遊亦然畫嶋金澤近在百里內都
人甚樂之遊觀者相屬於道而予僑寓二十年未嘗
一至其地也至於金洞榛名那須諸山則齋旬月之
糧涉幽僻無人之境奇峰恠嶮飛舞秀錯神氣浩然
如駕風雲自以為至樂而所遇惟樵夫蕘子曾不見
一都人矣因歎山之卑近者人以其易至而遊者如
彼其多也山之遠且大者雖極登覽之美遊者如此

其少也。况聖人之道其遠且大。天下無以尚焉。宜乎人之不肯遊其中而樂之也。是以道愈蕪而學愈降。徒以博覽善文章。為無上絕技。不復知聖賢事業為何物。下亦可哀哉。今夫城居市聚之人。陟孤島則欣然以喜。俯平波則洒然以悅。彼其平素蹉跎于湫沍之地。故區、小景。猶且樂之。使其觀千峯之磅礴。萬壑之洶涌。將歡忻踴躍之不暇。而何暇顧孤島平波久矣哉。不以聖人之道磅礴洶涌其前也。聖人之道雖不易至。而其實具於吾心。雖遠且大。亦不外乎人倫日用之間。非若彼名山大水。齋旬月之糧。求之無

人之境也。則又何難焉。予狂愚不自量。欲竭一生心力。以窺聖賢堂突。不知歲月之不足。而窮且困。卒莫之救也。麗明春秋。昂壯才力。又過絕人。苟志於道。其造之益無難矣。果爾。則臭味之相合。豈獨山水乎哉。麗明俯而笑。仰而喟。乃序之以識別。辛卯星夕前一日。題於駿臺見山樓。

斜好樓記

斜好樓。大久保士親讀書處也。樓外修竹成林。其間有老梅一株。枝幹矯然如龍。之擘雲而欲奮。蘇子瞻所云竹外一枝斜更好。移以為此樓之句。洵為相稱。

故士親取以名之而索記於予予聞此樓據高爽之地近臨滄海煙濤萬頃遠山浮翠諸島磊落如碧螺嵌水盤風帆沙鳥之往來漁莊蜃舍之隱見皆為几席間物而何獨取於區區一枝也抑有說焉夫孤高絕塵不與桃李爭妍於艷陽而翹然敷芳子風霜剝輒之目者梅也森乎其玉立鏘乎其金鳴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竹也樓有此一猶可以侈張而命之況冰葩典紺玉相輝其神韻風格雖煙濤之浩渺峯巒之窈窕亦將退然斂色則士親取之也固宜且夫花之至清者一枝之微猶可以駕萬樹而壓之讀書

之理何以異此杜征南提兵伐吳勢如破竹勲業赫震世而其所以精究者惟左傳一部趙魏公佐太祖平五代騷亂建數百年之鴻基而其所以熟讀者不過魯論一書彼徒喜博洽者萬卷撐肚拄腸而不能治一郡斯可以觀讀書自得之要矣士親王父某君以學識才幹蒙拔擢參國政綽有功績父某君亦好學克承堂構而士親慨然欲繼祖業日夜淬勵既久益將有所自得也苟自得之矣一經以綜萬卷一理以應萬變無往而不中其道焉調和羹於鼎鼐播馨香於政教使斯民優游於春風和氣之中杜趙二公何

足多邪。吾深有望於士親矣。若夫誇博聞靡吟咏花
竹嘯傲山水較巧爭奇於隻言片句之間則陋矣。豈
吾所望於士親哉。士親名克敬。士親其字。豫州西城
藩士云。

響玉亭記

苟得其精。雖技藝之末。有可觀者焉。若不得其精也。
詩書禮樂之懿。亦虛文耳。夫棋者。技之尤小者也。而
至理寓焉。相傳堯作之以教丹朱。或然。學者輒斥之。
曰。此區區者。於道無所得焉。何足以觀之。此亦弗思
之甚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有形

而道無體。有形者。局於一。無體者。通於萬。故自舟車
鼎俎之大。以至於敦牟卮匱之微。莫非道之所存焉。
也。何獨至於棋而無之。顧其自得之何如耳。偶坐沈
默。凝神瞪目。運奇想於飛玉之間。抽秘思於紋楸之
中。風雨驟至。雷霆開乎前。弗顧也。斯可以忘世矣。雖
然。此時其小者耳。縱橫開闔。捭虛批亢。神出而鬼沒。
蛇伏而龍騰。勝算活著。每發於人之所不慮。斯可以
用兵矣。雖然。此猶其粗者耳。黑白以象陰陽。方圓以
象天地。一翫一闢。一消一息。盤峙乎西北。漫衍乎東
南。或踈而忽密。或離而復合。斯可以察造化之變矣。

棋至此始大焉。雖然，未極其精也。局靜而子動，動者
智也。靜者仁也。其靜也，未嘗不動；其動也，未嘗不靜。
函衆理於至靜之中，幹萬事於至動之際，仁以體之，
智以行之，斯可以得心性之妙矣。棋而至此，高矣美
矣，弗可以加矣。嗟乎！非天下之至精，不能晰其理；非
天下之至神，不能察其幾。非天下之至純，不能造其
微。其唯堯乎！其智如神，寓妙理於一局，以教丹朱而
丹朱竟不得其精，是則丹朱之不肖，非堯罪也。蓋道
之至者，父不能以喻於子，子不能受之於父，此豈可
以末技慢之哉！肥後人，赤星因徹，年僅二十有二，而

棋手既高，入第五品，非天才絕倫，巧力兼至者，不能
也。嘗命其亭曰響玉，介熊本。文學野阪某索記。予聞
松陰竹間，尤宜圍棋，意亦此亭。松翠與竹色相映，子
殷丁，然如敲寒玉，恨予不能坐清簾以觀之也。故
姑推棋之道之大，且精者為記。廣乎其有以發也。
說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
道許注引范汪棋品曰：江彪與王恬等棋，第一品
準第五品，據此則棋手高下以一品為極。我知又
之以一品為初段等而上之，蓋以第九品為極云。

武帝論

天下之治，常生乎儉，而亂多起於奢。儉則財用足而

民不困矣。奢則財用匱而民力竭矣。史稱禹之德曰克儉。稱湯之德曰不近聲色。不殖貨利。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聖人之所以養心檢身休養天下者莫不以儉為本。儉者德之府而奢者百弊之所繇生也。人主孰不知尚儉然而常流於奢者私欲害之也。天下之財有限而人主之欲無饜以有限之財奉無饜之欲如之何其不窮且困哉。漢興承秦氏潰亂之餘民耗而財匱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及孝文帝繼大統恭儉修德以身帥天下家給人足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至武帝見

國家累世富饒奢心一生喜大好功內則起土木宮室臺榭極天下之壯麗又愛神仙方術之士濫賞無算外則窮武黷兵征匈奴伐南越大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縣官帑藏掃地蕩盡公卿列侯低首仰給於商賈天下騷然幾於亂矣是皆帝奢侈之所致也。孔子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夫商民之賤者也公卿士之最貴者也。以士之最貴而低首仰給於民之最賤者可謂國有人乎。賈誼出於文帝富庶之世見上下名分之不正猶且流涕而痛哭便誼在武帝之時其歎息哀慟為何如耶。而帝方封泰山禪梁父自以為

功高於百王，何其矜伐之甚也。汲黯嘗謂帝曰：陛下
內多欲而外行仁義，奈何欲效堯舜之治邪？黯此言
切中其病矣。但帝所為與仁義背戾，而黯猶曰行仁
義者，豈以帝好文學，親近儒生歟？帝有一董仲舒不
能用，其所親近者公孫弘，倪寬，枚乘，東方朔之徒，皆
阿諛諛諧，以詞賦為學，何足與言仁義？故帝之侈心
益熾，而天下彫耗極矣。於是桑弘羊、咸陽孔僅之徒，
權鹽鐵，算舟車，賣爵更幣，奪商賈之利，而國用稍以
饒矣。是又何足尚哉？夫物價之高下，鹽鐵米粟之貴
賤，固不宜委之商賈，便擅天下之利。故先王置吏立

法，平均物價，以制之耳。今乃峻法嚴刑，劫奪商賈，而
縣官獨擅其利，不亦太甚乎？天下者，非帝之天下，高
祖之天下也。高祖披荊棘，蹈湯火，而安天下，以傳於
子孫。帝不顧念其勤勞，逞無饜之欲，以至天下窮困，
公卿不能自給，而縣官與商賈爭利，豈不哀哉？雖然，
帝亦英主也。邇年下輪臺之詔，痛自刻責，頗能改其
弊。漢家賴以不至於亡，非英主而能如是邪？向使賢
宰名儒輔翼之，恭儉清約，繼文帝之徽猷，則其德業
必有超軼乎百代者。惜夫！

凡作文之法不必六經也。不必秦漢也。不必唐與宋與元明也。辭達而已矣。彼剝剝經典襲蹈子史湊合補緝如裂錦繡而紉之可謂之辭達乎。規撫韓柳之文模倣歐蘇之法撝精咀華守其繩尺可謂之辭達乎。非吾所謂辭達也。吾所謂辭達云者能自攄胸臆出機軸而成一家言者也。道以主之氣以行之秩乎其有序也。粲乎其有章也。洋洋乎其有體且有要也。至其徵材屬辭則博取而曲陳之。經緯而錯綜之。如衆花釀蜜蜜成而無香色可尋。如玄黃金碧皆入鑪鞴而成神丹。其所取雖博而守之也約。其所陳雖

曲而裁之也純。故其取法不必六經而未嘗不原乎六經也。不必秦漢而未嘗不出乎秦漢也。不必唐與宋與元明而未嘗不取乎唐與宋與元明也。今夫良醫之治疾隨其症之輕重淺深而物劑各不同。有時而參芪有時而苓連。雖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亦莫不入其力匕而致起死肉骨之用也。要在乎治其疾而已矣。六經四子之言歷世名賢太史之文以至於老莊申韓佛氏之語苟可以充吾用者取焉以入其機杼融化渾成乎一篇之中而粹然莫不會於中正仁義之道也。要在乎達吾辭而已矣。若夫沾沾焉剝剝

秦漢規撫韓柳陳古人已棄之多狗而俎豆之尸祝
之而不知自出機軸成一家言信文雖其文能類秦漢
似韓柳亦何足尚也嗚呼此豈獨文乎哉

窓前草不除論

天地以生物為心故於穆之命流行不已發育萬物
而萬物莫不得之以生焉況人最秀且靈而其心即
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匪惟人有之雖一草一木
之微亦皆化育於天地之間森殖於覆載之內莫非
斯理之所存也然則天地萬物本皆一體曷嘗有彼
此之別乎哉昔周子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

思一般夫草芊然而生蔥然而茂非有血氣心知之
性何與於我也夫人上棟下宇冬裘夏葛飢而食渴
而飲明而動晦而息又何與於草也然其不相與者
迹也其相通者理也自我言之判然不同也自天地
視之均是萬物而生意之流通暢達混彼此而為一
合洪纖而不二陶鑄薰蒸於堪輿覆載之內則草莫
非我也我莫非草也又豈有大小偏全之別哉且夫
春氣一動雨露所潤百草自勾萌自甲拆自花自實
無徃而非生意之流行也人心亦何異此見赤子之
入井牛羊之就死則惻隱之心自生焉過凶逆悖亂

之接乎前則羞惡之心自生焉在尊卑秩序樽俎獻
酬之間則辭讓之心自生焉聞忠臣孝子行亂賊姦
愴之事則是非之心自生焉此四者非有為而然非
從外錄之即生理之所流貫而不容自己者是天地
生物之心也惟人為物欲所牿便與天地不相似視
夫可憫可愧可辭可辨者漠然不相關如痿痺不知
痛痒雖辨乎人也其心反不若無知之草木豈不重
可哀哉是故聖賢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窒慾懲
怒克己復禮使斯心少無間缺故胸中和樂生意條
達譬之一身元氣周貫於腠理灌輸於筋骨無或一

毫間隔其間視物猶我也視我猶物也何獨草乎哉
花柳雪月皆我也煙雲禽魚亦我也合萬物為一體
舉中國為一家而仁道立矣嗚呼非深於道者其孰
能與於斯抑又思之孔子老少安懷之意顏子簞瓢
陋巷之樂與夫曾點之浴沂舞雩子思之鳶飛魚躍
其所得雖有淺深精粗之別而體天地生物之心存
萬物一體之仁老者冠者飛者躍者莫非物也莫非
我也莫非斯理之流行也嗚呼周子所云與自家意
思一般其示默契於此乎

獻歲之慶，遙審闔潭清綏，新禧駢集，欣、祝、僕頑
健如舊，幸勿以軫慮。客冬惠手書，渭樹江雲之思，屋
梁明月之意，流溢楮墨，讀之神往，別惠楮先生玉堂
冰潔文房中，不可一日無此君，寔深感荷。拙著南遊
雜記，繳還謹領，茲編一時驛燈所記，歸都後雖稍加
澄汰，而疵瑕極多，賢兄慧眼如炬，一覽洞然，惟然屏
照，惟不能過焉，辱垂加高議，刪其疵，剔其瑕，~~石為之生光~~
石為之生光，受益多矣，但所刪甚少，無乃謙讓而
有隱歟。近稿響玉亭記，附以乞郢政，惟當極力辨駁，
毫無所隱，不然非所以求益也。都下五方輻湊之地，

人物淵藪，海內無比，而作文者不易多得，用意精細，
着眼甚高，能辨文章利病如賢兄者，尤不易得，故受
賢兄宏議如鳳鳴朝陽，實以先聞為快，益欲相見，杜
老所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也。賢兄近來鴻篇
須惠示，僕雖駑鈍，亦有所疑，輒將質之左右，不但已
也，謹呈苦茶，聊謝盛意，瓊投礫報，愧如之何，欽企高
風情典簡馳。

○富安井 伯恭書

僕於吾兄之文，服其精穩久矣，獨以未窺學術為憾，
今春承割惠，然後知吾兄一心辨香，在乎紫陽而下

滴於旁蹊其治經也訓詁以通之文理以推之力行
以體之循々然如階而升其入聖賢之室矣疑焉大
抵講學致知固不易也而力行為尤難苟非力行則
其所知亦徒捫燭扣槃想像於影響之間自以為登
岸造極而其實與聖學相去萬里矣故僕嘗謂知因
行而益確行待知而愈精二者並進然後知為真知
行為實行而聖賢之道可庶幾也但僕性駑鈍勇往
之氣不振坐此未免為庸儒今獲聞吾兄高論不覺
愧汗浹背因欲修陳意而吾兄之書又尋至益知吾
兄雄於文敏於行沛乎其不可禦也拙稿響玉亭記

辱賜刪潤所駁悉中肯綮感可言耶吾兄亦作是
記見示揚美矯弊議論極精當視僕之汗漫無町畦
者更高一籌矣且承示掘篠澤二君之詩皆精巧而
櫻花之什意新語圓能運典故深得詠物神髓僕竊
賀吾兄得才友也東臬距中州踔遠土厚而水深俗
樸而氣醇山水清秀甲天下往昔英雄豪傑建功策
勲於戎馬刀槊之間者指不勝屈獨至學問文章蔚
然鳴于海內者不過金華熊耳諸老而皆沿護園餘
習未能粹然出於正三四十文運益隆學術丕變
必當有宏生碩儒樹赤幟於其間者况吾鄉鉅嶽聳

其西大川遶其東磅礴灝瀚清淑之氣蒸而為雲煙
發而為風霆小鍾于草木而大鍾于人物兄輩乃其
尤秀者歟經術節行之懿言語文章之美卓然軼前
修而出其上者非望於兄輩誰望哉僕駑鈍不足比
數人然不敢自棄將與諸賢並驅奈何奔走不暇歲
月如流平世宿志十未鼎一每恐汨沒於流俗而有
負朋友知己之愛也臨紙悵塞不知所言不宣

○又

前月初八得兄九月晦手書及高和諸作因欲折簡
陳意而世事卒々未果也本月初四又得兄去月十

八日手書僕駑鈍何所取而受厚愛如是感激不可
言伏審文候清綏學業日新足以浣三秋翹企之懷
三浦君祇役中辱臨蓬華僕亦嘗候起居君襟度曠
豁不以官閥驕人好學愛士至誠懇惻流溢乎語言
表其蒞官治民必焯然有政績竊為雄藩慶之迴軫
為僕致語兄以此審僕拮据不暇僕亦得以免簡慢
之罪幸甚但君愛過之厚意亦有溢表之言兄過信
而不疑稱揚侈張適以增慙靦耳僕一介布衣貧無
立錫衆指瞋々仰給於一身勢不得不奔馳於衣食
舊學寢就蕪廢然每自激昂以謂身既投耒耜披逢

腋抗顏稱師苟安於小成不肯竭力於斯道窺聖賢
堂突而遂與舟蟻俱浪豈不愧男兒七尺軀哉天地
日月今猶古也山岳河海今猶古也風霆雨露肖翹
蠕動之屬今猶古也何獨至於人而古之下若哉子
思子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使子思子大言欺人則或無此理如其
至誠誨人也苟致百千之功奚嘗古人之不可及也
僕誠愚且柔其及與否固不可料然常奉此以周旋
不肯自廢棄也聖人之道綿綿連連幾世幾儒而至
于今今之為儒者不敢任其道乃諉曰古人不可及

其孰將任之僕眇爾小子雖於道不足輕重亦既冒
儒名教授生徒縱不自愛其身獨奈貽愧於儒林何
又僕之所以不肯自廢棄而刻意竭力於聖經賢傳
之間者也但綿材孱力加以多病年總四十目眊
髮蒼、一兩齒亦齟齬自料餘生不過閱十數寒
暑而猶欲自振以任斯道之遠且大如愚公移山精
衛填海不自知其量而徒以致困躓人孰不揶揄而
訕笑之詩曰知我者謂吾心憂不知我者謂吾何求
惟兄知僕深而愛僕厚故敢一言之幸憫其志而誨
之可也辱以雄文見示篇、皆俊逸其中忠恕論尤

識見卓偉，義理精到，發先儒所未發，其經學之深湛，益可欽想。兄謂善學古人者，信其可信，疑其可疑，苟不辨其是非當否，而墨守其說，此之謂雷同。信然信然，朱紫陽氣魄極大，天才極高，承濂洛諸賢之統，而更昭廓之以明斯道於天下，實孔孟以來一人而已。學者由其說而逝聖人之道，如沿河而至海，駭予孰禦焉。故僕亦信之如著龜，不敢於旁蹊也。但六經四子，非一人之作，其言或因時而發，或隨事而出，紫陽雖賢，安能得以一人之見斷定。故其詩傳早晚不同，集註或問語美頗多抵牾，倘使晦菴更加十數年

其說與今所傳不同也。明矣。後儒宜當信其可信，疑其可疑，間有所見，輒質之師友，可謂之負晦菴子哉。宋元諸儒如王文憲、何文定、黃東發、真西山、金仁山、許白雲，皆篤信紫陽者，而其說未必相同。迄于明初，宋景濂方希直，王子充諸賢亦皆尊奉朱子之學，而未必墨守其說也。自永樂中作大全以來，朱子之學大抵為講章家言，進士舉業之資，而膠滯固陋之弊生矣。夫道者，天下之公道也；學者，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所得而私也。後儒苟有可疑，輒折中于古人之說以補其或有不遺，無乃朱子所望於後學固如是。

邗講章家不辨其是非當否惟墨守是貴有可疑者
輒百方回護甚者至謂寧負孔子勿負朱子不知此
輩為朱子忠臣邗為佞臣邗抑為一家之私學邗為
天下之公學邗僕則寧為忠臣不能為佞臣寧為公
學不能為私學也僕之於兄本以文辭相磨礪而今
又參之以聖賢之學於是其為友也益真其為言也
益快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夫兌悅也天下
之可悅可樂者宜莫如朋友故縱言煩絮如此惟兄
諒之誨之三浦君東歸後未得奉書切望兄為僕轉
致意天忽寒作字下莊幸勿以為罪

○答安井勉齋

菊花黃葉倏復晚秋歲月如流斯志未成劉先主之
雄傑猶發慨於髀肉况僕輟材小生虛度半生能無
愴然拭涕邗惟兄學與年俱長文與行並進意當無
此戚耳耳七月中偕呈新梨拙著一部自愧彼梨棗
何罪徒以空疎孱緩之文橫罹黥劓兄見之必將擲
置投卷何料忘其陋而錯愛之推獎過望不幾嗜
痂之癖乎且示以雄文傑作賦以佳牋數百張意態
情渥非泓穎可悉深用感荷高製論文七篇皆刻燭
所成而華鋒之犀利議論之精當愈出愈無窮其敏

提誠可驚時僕方疾而嚙於牀忽一快讀精神澄清
不知宿病之在體也古人擊鉢作詩或倚馬作檄藝
林詫為美談以兄視之何足多邪倘使兄入場屋必
一舉掇巍科如探囊中物惜吾知無此設不能試其
才耳抑使兄生於戎馬騷擾之中磨盾鼻草檄文萬
言可立就而昇平無復有此事其技不得施亦可惜
矣雖然豐城之劍荆山之璞精華光彩自發洩於天
地間終不可沈薶則兄之文彩行且照映海內無疑
也僕昨袖兄^文詩赴海鷗社會示諸友諸友壯銳負
才學不肯許可一卅酒酣耳熱縱談古豪傑事意氣

軒昂無能當其一呖者獨至兄之文皆推服無異言
便欲押^韻韻以締交果能追和當亟錄上韓子云志
士苦心曠世相感兄之於社友生同其時學同其志
地亦相去僅數百里屬書往來若比隣然更望兄屢
惠高文益壯吾黨之氣未必無苦心相感者也頃來
俗冗滋劇作書絕無倫次惟希崇炤維時新冷易中
人千萬為斯文自愛不盡

○祭菊地士素文

係舊

庚寅歲八月友人菊地君士素歿予聞訃悲慟不自
勝即走就几筵恭陳薄奠而侑以文曰嗚呼君以天

資之溫厚，器度之寬宏，才學之純美，宜延于上壽而
遽止於此邪？余哭朋友亦多矣，胡獨於君攀緣號慟
而不能止也？初君受業吾師，羈州秀時，時予突而升
踈豪自喜，君謙而恭，曾下我鄙，進而問道於師，退而
與予相砥。歲月幾何，造詣俊偉，如秋潮之浩、春木
之蕤、吾師眷過，殊隆薰之以道義，涵之以經史，又
欲使之跋涉山川，盪其胸中之鬼壘，於是事大夫之
賢者，航千里之煙水，會西客於瓊浦，訪英雋於洛市，
其所得益深，才華奔放如掣龍蛇而搏虎兕，予每視
之，未嘗不慨然咨嗟拍几也。既而承鶴書之徵召，就

雄藩而筮仕，方且展才力，陳鴻猷，文風賴以振起，而
天胡為乎奪之遽也？大抵人有長必有短，有譽斯有
毀，獨君所交遊咸稱贊，若出一軌，蓋溫厚和易之氣
悠然不與物相倚，而又能歛彩含彪，退然無所挾持，
雖以余之褊狃踈暴，不諧於俗者，交遊存終始，今既
十有八年矣，予每謂今縱不得晨夕相從，談笑拊髀，
晚年各有子有孫，必將脫畧世累，相與逍遙乎山椒
盤旋乎水渙，何料君年少於我，德賢於我，而遽就玉
樓之名，曾無一子之奉祭祀，使我攀緣悲痛涕與泗
橫集，則君之賻恨於九泉，抑何似也？彼蒼者天，果夢

夢無所聽視邪顏子之仁焉而夭賈生之才焉而夭
周郎之智焉而夭此皆所謂大賢英傑磊落奇偉之
士天宜扶持而保護之使其揭道德理人紀立勲業
於天地救元之之瘡痍而遂如是則君亦如彼何哉
順受其正焉爾予今年既四十矣顛毛漈汨志氣類
靡自知後來不過十數寒暑而後君遊乎泉扃與高
里人生如夢孰為夭孰為壽究不免於閻棺又奚問
夫彭祖與殤子嗚呼哀哉尚饗

黑河內使船翁墓表

天保二年七月九日黑河內使船翁歿嗣子定顯介

中村元恒使余表其墓翁諱恭致稱甚右衛門信州
高遠人其系出自源滿快而為片桐氏支族世居黑
河內村因氏焉小八郎諱某天文十八年戰死于青
柳嶺一子諱某時方幼因遁至濃州八幡村遂家焉
其子諱宜昌稱恕右衛門寬永中保科侯博索名家
胤旗黑河內亦與焉由是宜昌遷居于高遠此其高
祖也父諱恭當母小林氏家世以財雄于一鄉翁尤
有幹才經營毛密家道益殷鄰國二三諸侯托之計
畫其國用屢受賞賚寬政十年藩族賜俸祿為町仕
送頗有效績賞賜無算八年加祿十年晉為元締役

所勤更賜爵居職凡三十年簿書錢穀之間紛綸不
易辨而綜理皆適其宜雖銖髮之微未嘗有遺漏人
以為稱其職文政八年致仕親賢號史船藩侯尚賜
俸命冢子定顯仕于藩復別賜季子恭敦稍食益特
恩也翁翹節嗜酒好諧歌不復以世務撓懷遇疾自
知不起作歌一闋脩然而逝壽六十有一寔于建福
寺先塋之次配小林氏生三男先歿經室千野氏無
子伯即定顯仲堅持為浮冑季恭敦復為町仕送云
嗟夫財用為立國之本而一錢一穀孰_非民之脂膏
哉故理之者得其人則國用足而民受惠矣苟不得

其人也國用不能給而剝膚椎髓閭井蕭然其患有
不可測者惟翁以幹事之才經理財利蓋能給國用
而紓民力是可以表其墓也余故不敢辭叙其梗槩
使勒焉

○彩真堂鈴木君墓碣銘

彩真堂以寬政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歿距今三十七
稔矣嗣子義卿老皮如腊而猶慕先人不啻類孺子
親扶鳩杖躋予門請銘其碣可謂孝矣何敢辭君諱
常曉稱玄隆鈴木氏彩真堂其號祖先仕于房州里
見氏其裔居于上總百目木家貧罄君慨然欲以鍼

所勤更賜爵居職凡三十年簿書錢穀之間紛綸不
易辨而綜理皆適其宜雖銖髮之微未嘗有遺漏人
以為稱其職文政八年致仕親賢號史船藩侯尚賜
俸命冢子定顯仕于藩復別賜季子恭敦稍食益特
恩也翁勉節嗜酒好諧歌不復以世務撓懷遺疾自
知不起作歌一闋脩然而逝壽六十有一寔于建福
寺先塋之次配小林氏生三男先歿經室千野氏無
子伯即定顯仲堅持為浮冑季恭敦復為町仕送云
嗟夫財用為立國之本而一錢一穀孰^非民之脂膏
哉故理之者得其人則國用足而民受惠矣苟不得

其人也國用不能給而剝膚椎髓閭井蕭然其患有
不可測者惟翁以幹事之才經理財利蓋能給國用
而紓民力是可以表其墓也余故不敢辭叙其梗槩
使勒焉

○彩真堂鈴木君墓碣銘

彩真堂以寬政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歿距今三十七
稔矣嗣子義卿老皮如腊而猶慕先人不啻類孺子
親扶鳩杖躋予門請銘其碣可謂孝矣何敢辭君諱
常曉稱玄隆鈴木氏彩真堂其號祖先仕于房州里
見氏其裔居于上總百目木家貧罄君慨然欲以鍼

鑒養親元文中遊江戶就官醫前川玄德學焉遂成
一家迎二親孝養極甘肯寶曆紀元一橋有徵之
賜俸祿恭恪奉職數十年壽七十七而歿葬本所法
恩寺君持身接物一出於至誠每語人曰我行事莫
可稱道者惟平生未嘗有一言虛偽耳其敦篤如此
考諱保之妣山本氏娶下川氏生一男二女男即義
卿溫而慤精於刀圭易業為本科最能恭謹在職殆
五十餘年府公嘉賞之別賜俸金免其上直今壽
既七十有六矣長女亦宦于府掌宮政次女適官
醫中川氏並壽近七十猶健噫何鈴木氏之多壽也

孫男茂德義制皆以義卿之蔭擢為侍醫蓋亦特恩
云銘曰
人弗妄語誠之要偉哉維君能遵蹈言典行符無虛
傲得祿得壽忠且孝一門黃耆天下少子孫繁衍皆
其效

送杉山子光序

出羽為國據東北之陬距中州絕遠被山帶海地險
而民樸天地嚴凝清淑之氣之所鍾意當有偉人傑
士生其間而近世概乎未之或聞何也豈升平日久
雖有豪傑之士無所展其才而世莫之知歟抑風化

未開文運未昌為士者浮沈於俗學而不能由聖人之道以成其才歟夫聖人之道炳如日星苟有一人為倡之又有一人為和之倡者寔多而和者愈盛安知闔國不靡然從之予因杉山子光之行卜之子光山形人也學江戶有年數矣其為人質於中文於外而於脩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歸而倡之風動一州不難也蓋其距中州絕遠故無奢靡悖淫之風地險民樸故無浮華輕儇之習又況以子光之才之學而驅之詩書禮樂之中如春雷振蟄偉人傑士將排肩而興矣子光其勉之哉予產於魯魯羽本為一國

故視子光猶州人也望羽之多人才亦猶望諸吾州也情之所至措辭無隱子光必不以為僭吾知免矣

贈尾崎子典序

天之降才其亦難矣人之成才其亦難矣山藪郊野之間鬱然而生者孰非木哉而求其為楸楠為豫章可取焉以任棟梁之用者千百無一二焉夫天豈不欲其皆為偉材而生之之難如此則人才可知矣璞之在山孰知其為至寶及和氏獻之良工磨之然後成連城之璧矣人才之不可不養亦猶是耳然而世之有才者大抵不敢自重苟自重之矣又不知所以

養之苟知養之矣或銳於始而惜於終或一暴而十寒之卒亦不免乎為庸人之歸此方之所以難成也
且國之有人才猶龍泉之在豐城其光彩自射斗牛四方望而畏之然則人之成才不獨善其身乃所以發光華於家國也世之有才者盍亦思自重而養之邪尾崎子典唐津藩士人也去年祇役江府其為人頗有少而又知養之者也倘使其專力於文學以成之則為梗楠為豫章為連城之璧益無難矣奈何一官羈身不能朝夕從事今又將西歸予甚惜焉雖然其立志誠堅其勤學誠至必能成其才而為國器也決

矣在子典勉之而已

答毛利聽允

前月中承遠惠華牋詞采絢爛情意款厚恍然如接芝眉不啻賢丈愛僕之深而文章之美又能如是也欣感不可言但推獎過當以泰山見比且欲稟教於僕良非所任意者眷愛之厚徒聞虛譽而未察其實耳然僕年齒尚強志氣未衰乃不敢勉勵以副所望而徒以委靡退托為子哉逖聞賢丈富越以來業日昌戶外之屨恒滿而其間讀書屬文未嘗有頃刻懈弛門下俊髦之士先後競具是其志氣之英邁學行

之雄偉方今醫林中指不多屈後來應^軼古人而聲華震世矣至感至感僕學術空疎固不足承賢丈之問然相知之深苟有益於左右不敢不盡^愚新著最欲觀之郵寄勿惜也僕性好山水而都下紅塵滿目加以教授不暇白波青嶂惟夢中時一見之耳未審貴境山水何似想亦清絕如画安得把臂携酒相從於密光水色之間而一吐胸中之奇乎仰瞻高風不勝惓惓

書忠臣傳後

赤穗諸士過家國頌覆閼數年遂克復其讐是豈

有為而然哉誠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復讎之舉乃人情所不容已也故雖婦人孺子皆稱道之赫々如目前事往々至淚下而世儒以名教為任者往々詆諸士為非義士無乃意見害之邪意見之偏自學術不正起而其議論乖戾反出於婦人孺子之下夫婦人孺子不知講學為何事惟其所惑出於天性故好此懿德乃在世儒之上於是見天理之公固具於人心皆可以為忠臣孝子而意見之偏或有以錮之可勝歎哉浪華處士深淵子錄諸士事曰忠臣傳其書刊行距諸士之死僅十數年洵為實錄

但版本傳於世者絕少，闕其偶過書坊得焉，便予題其後。予雅慕諸士忠烈，欲為之雪寃久矣，故聊一言之。

○水明樓記

熊本城南有川曰白水，發源於蘇山，奔瀉數百里，至此水局益廣，有一大渠，醜之，演迤而流，其上橋原伯立之樓在焉。東與蘇山對，南揖釋迦，~~文~~諸峰煙密雲岫，朝暮萬變，而尤宜深夜觀月，因取老杜句，扁曰水明云。伯立才高氣銳，卓然有志於聖人之道，往年来江戸，從諸名儒遊焉，學殖文績，將大有成，而一旦奉

侯命還熊本，過諸友叙別，深以不得講習為憾，因請記所謂水明樓者，其意將以時展觀焉，而自釋也。予謂苟有求道之志，安往而非學？童謠巷歌，漁談樵話，以至於山水花月禽魚之狀態，何莫非進修之資也？若無其志，則雖日讀聖賢之書，講習於師友之間，其於求道不~~而~~難乎？請以伯立所觀言之。夫白水自蘇山出，滔~~々~~數百里，觸大石，嚙懸崖，匯而為潭，激而為瀨，渾浩流轉，窮晝夜而不息，以造於海。伯立立志勤學，有如斯水，則何憂不造乎聖賢之域哉？書樓之下，夜深人定，烟靄冥濛，惟聞水聲，俄而月出于蘇山之

巔光流於洲渚之間清瑩澄徹萬象畢現伯立存心
養性有如斯月則何不為聖賢之憂哉月得水而
益明水得月而益清二者相須而濟義焉伯立於知
行並進之方亦能如此則其得道也孰禦焉然則伯
立之求道不必待齋糧於千里而近在一樓之間也
又何以遠別為憾哉伯立才高志偉其所造不可涯
而予亦將策駑磨鈍講明斯道未必止於今日而已
也天假良緣得登是樓酌酒於水月滉養之上商榷
其所造必有刮目而相視者請與伯立勉之

立志堂記

伊藤士德往年祇役江府受業於予其為人溫恭進
止詳雅尤好學歸鄉後講習益勤揭其堂曰立志而
以書請予記予允之而未就也間復申前請甚懇其
可以不敏辭邪大凡人之成事莫要於立志志誠立
其精神堅凝百體從令無有萎靡渙散之氣維其間
慢未臨事而敗兆已露矣故曰志者氣之帥也然人
之所志亦多術矣農者志於穀商者志於貨仕者志
於名宦今士德所志非聖人之道也邪聖人之道載
在四書六經學者誦讀以求之固其方也然字磨句

柳旁證曲引折衷於諸家之同異果能得聖人之道
乎不反求諸心而徒與弊精竭力於蠹簡故紙之中
不而玩物而喪志乎天之生斯人也莫不賦之以仁
義之心斯心雖為形氣所牿而其神光未嘗不發乎
事物酬酢之間苟因其所發而省察焉力行焉奮迅
勇決無便一毫私意亂之此之謂敬天也學者必以
此為主而資之以讀書窮理之方則所讀者皆為吾
書所窮者皆為吾理而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者也大
冶製劍必得精鐵而後投之火淬之水鍛之以鉗錘
磨之以砥礪斯可以成天下利器矣玉人造璧必得

良璞然後椎鑿以琢之沙石以礪之斯可以成連城
至寶矣世之徒以讀書為學者棄精鐵而不求遺良
璞而不顧惟鉗錘砥礪之是取椎鑿沙石之是喜雖
積之若岡阜皆為無用之具而利器至寶遂終不可
得矣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其懿也今乃舍甬靈龜
而朶頤於精魄童習白紛迷而不復乃眩於名騖於
利與夫最高之徒相去幾希豈不慢天之甚也哉要
皆以斯志不立也志誠立矣欲不反求諸心得乎欲
不讀聖人之書以磨礪之得乎求之切必盡其心慕
之深必竭其力一息猶息斯志不懈如此而不得聖

人之道者未之有也予不敏亦嘗徒以讀書為學矣
近頗悟其非故書此以相勉庶幾士德不至河漢吾
言也

讀易說贈鍊田某

學者之患莫大於以聖人為不可及焉惟其以聖人
為不可及也故讀其書求其道茫乎如望煙海徒支
離於言語文字之間而不知反求諸心經訓平實易
讀者猶且如此況易乎天易起於伏羲成於文王周
公而孔子又推明之天地萬物之理幽明死生之故
陰陽消長進退之道莫不悉具此固學者之所望而

畏也然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聖人之德業不外於易簡則其
所以憂世垂教成天下之亶亶者又豈可捨生民日
用易知易行者而專以幽深玄遠之說為教乎哉故
夫卦爻之辭吉凶悔吝之占雖原於太極本於陰陽
而其為用則使斯民隨其所過而循乎中正仁義之
道而已矣其為道也人、皆可以能知能行焉及其
至也雖聖人亦有不能盡者焉此易之所以為大也
上古之時蓋有占而無文觀卦爻之動可以知吉凶
至文王周公然後觀象繫辭焉而其義益為易曉安

有故為艱深詰屈不可方物之說便讀者俛然墮
五里霧中乎哉但世遠俗移語言文章不知幾世幾
變故在古為易曉而今則或有不可解者矣雖然今
之天地日月乃古之天地日月也今之山岳河海乃
古之山岳河海也陰陽之氣絪縕交感化生萬物固
不以古今而有間則前乎數千歲之上後乎數千歲
之下斯心斯理未嘗不同又安有易道果不可知而
聖人果不可及乎哉學者誠能以聖人為可及而卦
爻之理反求諸心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
變而玩其占涵浸漸磨遂以至於進退語默不詭乎

中正仁義之道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融
會淹綰於方寸之中而內外精粗一以貫之矣若夫
視聖人之道如升九天徒尋章句辨訓詁舍其本而
惟末之逐是則學者之大患而豈聖人憂世垂教之
意固如是乎哉唐津地山鏹田君好學充喜易頃者
介友人杉江某請讀易之法顧予非其人欲以不敏
辭而其命不可以虛辱乃告以此言願相與講而勉之
焉以勿蹈大學者之大患也

聖像贊

惟天知聖惟聖知天詩書禮樂之教極四海而昭宣

仁義忠信之道亘萬世而永傳仰之彌高而不離乎事物之間鑽之彌堅而不落於玄虛之闕倫理由之以正綱常賴焉以全噫嘻此其所以賢於堯舜而伊周不能為之先也歟天保癸巳復四月後學安積信盥沐謹題

達磨石贊

達磨石者某氏所藏也高五寸天然逼真某氏往年之長崎持以示西客皆激賞乃以竹作小龕見貽極精巧某氏携歸索都下諸儒題詠予乃書此塞責

以汝為禪歟其質頑焉其神邈焉以汝為非禪歟其形宛然其色粹然微塵之在刹土具佛性之靈圓况天造之一塊肖面壁而九年無聞無見解脫世經豈非雪根之尊宿而究真乘之幽玄者也邪

梅樹堂腰塚翁墓碣銘

武之大越村有著姓曰腰塚氏其耆舊曰梅樹堂藹然仁厚長者也以文政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歿矣窆窆之事既畢矣而墓上之石未勒焉其子昌興托大田玄亭請銘玄亭為予舊識而翁又一鄉耆德何敢辭翁諱稱方稱久右衛門梅樹堂其号五世祖諱

常久稱蔽人仕腰塚伊勢守後掛冠退居大越村闢
田於字堤崎以耕焉子孫相承至諱善武稱彥三郎
明和中別成家旁以彌藍為業轉販於信濃上野州
家道於是大殖實翁之考也妣加圃氏翁幼而好學
善筆札及長竭力農事尤存心於愛物民之單寡者
捐貲救之病而不能延醫者躬齎藥物與之過凶歉
必出穀賑濟汲水乎惟恐不及而無絲髮繫怙之意
間居無事披玩經史賦詩綴文或盤桓花徑薰欄之
間神怡色愉不以得喪經心一家化之僮僕忻々如
也性嗜酒而未嘗失儀有邀之者輒造飲極歡而罷

由是一鄉之人莫不愛而敬之曰仁厚長者昔萬石
君溫厚敬謹家庭雍熙雖齊魯諸儒質行自以為不
及焉翁其有萬石之風乎陶元亮優游田里惟觴詠
自娛翁其有元亮之風乎推心愛物澤被一鄉實輒
近所罕有彼虎而冠掎克以自奉者抑何心也安可
不表揭以勵世乎翁之罹疾自知不起乃更衣召會
親戚故舊置酒叙永訣一語不亂宴罷泊然而逝壽
六十有五葬村中實幢寺聞者莫不痛惜翁娶大木
氏無子以小林信昌第三子為嗣即昌興也銘曰
德于民社于裔魄可藏名弗瘞

殄雪賦

陳王率賓友遊後園醜桂醕傾蘭樽于眩寒飈俄起
玄雲忽昏薰爐下暖重裘無溫須臾微霰零密雪下
瑤草生堦瓊林擁榭王廼誦黃竹之歌唱幽蘭之曲
顧命侍臣掬擷積玉堆于雕盤置于芳褥啗之瑋然
清氣溢腹於是歡甚謂仲宣曰寡人饗八珍之綺饌
飲五鼎之豐廚未知天漿之甘潔始悟寒雲之芳腴
子其為寡人賦之仲宣肅然歛衽拜跪致辭曰臣聞
閨苑著雪藕之稱嶠山播甜雪之名蓋呈瑞於豐年
寔為沆瀣之精龍師調而鍾秀滕六搏而孕靈寄洪

爐於天地薦珍羞於帝京燂鴻鵠以撒毛魚鰾鸞而
揉翎凝鵝肪之玉液瀉仙掌之金莖其為質也玲瓏
洞徹皎潔晶瑩其為味也寒冽芳鮮冲融澹粹水晶
之鹽不能擬其清焉醖醕之珍不能擬其旨焉洵天
下之至美也爾其貴介公子薦紳大人悼歲華之晚
晚開東閣以延賓筵列荆吳之醢俎羅水陸之珍清
歌妙舞過行雲而驚梁塵輕竿香酎含泰和而迴陽
春宴餘耳熱醉後唇焦吸芳茗而弗釋嗽冷漿而難
消命嬌黛掇瓊瑤伸皓手之纖纖捧銀盆之楚楚碎
如蟬珠圓如寶璐細如妍毳輕如擘絮咀嚙沁牙疑

含膏露宿醉傾鮮煩懷忽摠若夫騷人詞客蓬累萍
遊雪擁江關雲滿津樓傷賈生於長沙吊屈子於湘
流抽柔翰而延佇運秘思而茂猶鉅肝鏤腎吟苦意
憂一嚼瑩骨文如騰虬至若忠臣烈士拘幽異域沙
草早枯胡笳互出悲風慘烈愁雲四塞飛雪斷道羈
禽戢翼望鄉國而何在睠魏闕而長憶泣血灑天愛
憤填臆殮羶肉而不飽臨酪漿而太息鼂冰俱嚙旗
毛并食脰襟一豁朗如星日此皆寒靈之神效抑天
漿之奇特也且大羹玄酒厥味尚存惟茲靈液澹泊
無痕可以滌夢垢可以蠲煩寃彼猩唇駝峯豹胎熊

蹠皆長奢而導淫豈可提衡而俱論也哉乃歌曰殮
瓊葩兮嚼玉蘂百憂釋兮心如氷狂寒門兮鞭駮駟
顧酒肉兮紛塵滓至味醇兮孰知斯旨於是王道
然而笑蹙然而興相與咀皓素含淒稜飽雪之德為
歲寒朋

110X
329
16